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墓誌

明故封太安人許氏墓

誌銘



太安人者許公瓊之長女也其先鳳陽人徙長興四世而母方氏生太安人太安人生十歲受劉向列女傳觀古圖畫明知大義遂善繪事其工無二見者謂吳興管夫人以來所未有也嘗曰刺繡制形圖畫畫制意形致欲實意致欲虛並伎相發若輟若起父益竒之年二十得承德君焉蓋贅壻也猶若不欲遂適之

承德君故儒俠好客日椎解不視生產太安人又爲
父言大人幸以兒承事徐君即里中豪不敢藉我家
雖日椎解好客即所授室弟子與里中豪獻牛酒爲
旦夕費未嘗假許氏一錢徐君丈夫也久之承德君
游日益盛生產日益微太安人乃日操作供具以爲
常至鬻所圖畫佐緩急而承德君不知其所繇置矣
汝寧君於承德君爲季子昵不令就外傳稍長猶自
授章句即惰弗忍問也太安人顧譙讓不少貸汝寧
君亦父事太安人每夜呻佔則太安人以機杼相劑
膏稱寢汝寧君嘗言比呻佔時聲常若從機杼中出
者汝寧君既舉進士除刑部主事以甲寅封承德君

膏稱寢汝寧君嘗言比呻佔時聲常若從機杼中出者汝寧君既舉進士除刑部主事以甲寅封承德君及太安人尋行論淮上丙辰遷郎中充江南治獄使者出便道兩請太安人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必論誦其爰書狀如目前俯聽仰思各務有一二語自當而後已以自快也汝寧君既再補郡太安人乃從長與來亡何謂曰我先不至汀州今至汝寧矣誠以郡太守古二千石祿甚厚自吾爲汝家婦魚菽纔自給恐居非命所當託即不任饗徒以疾爲爾憂若猶是齋廚蕭然在官與在家同也由是爲汝寧者數月而太安人必聞其政以莫不曰循吏云屬內考汝寧君有

所中當左遷解郡歸遂循不欲行者二年太安人乃
曰吾老啖粥耳汝家故有田一壥茗水上何至使王
長君兄弟遺百金裝署曰太安人甘臙之費乎受之
何辭也凡以痛若輩落拓不偶忤俗蒙謗無以洒之
若將浼焉傾身爲之也范孟博何人哉方今

天子聖明正臣當國不乘時白見寃狀而勉圖功名
以自効何以間執慝口令謂無所復之汝寧君乃行
至京師六日改長蘆轉運判官居三月移瑞州府
同知且以補郡而太安人計至矣嘉靖四十四年九
月二十有一日也距生弘治元年十月五日年七十

有八歲某年月日汝寧君以祔承德君之壙顧渚山

月二十有一日也距生弘治元年十月五月年七十

有八歲某年月日汝寧君以祔承德君之壙顧渚山下承德君名東有大節能持論與其家世戚屬並見宗考功臣誌中汝寧君名中行考功誌稱汀州君誌曰古賢母性自有之乎抑因其子以立名迹矣汝寧君再出治獄多所平反然其大者已不得如雋曼倩之用春秋斷詔獄兩至二千石皆數月罷去其次者又不得非期自表效崔子真之在五原是可曰吾有經術家世儒者哉太安人誠以二母自規而計是乎范母教子屬方捕逮乃曰吾兒得與李杜齊名亦復何恨語雖怨而不怒然一何決也太安人所云乘時

自見寃狀勉圖功名若曰善惡在我何與於彼云爾
又何辭氣纏繞不忘以望子者望之君父慈而知禮
性自有之矣是爲銘銘曰

豈維夫是躬亦維予是相豈維予是荷亦維予是儀
豈維勞斯厚生困斯令名亦維逸斯敗營捷斯蹟成
何有何亡義乃服屢進屢退道乃復車彼明淑於焉
貽穀

明故封孺人賈母魏氏墓誌銘

余爲郎蓋與孺人仲子衡同舍故得聞孺人孺人生
十歲處士君於御史君有貺命矣逾年而孺人不幸

瞽處士君且將篚采返焉御史君爲父封君言彼初

十歲處士君於御史君有貺命矣逾年而孺人不幸
瞽處士君且將篚采返焉御史君爲父封君言彼初
固願有家也封君諱贊孺人卒歸御史君日從容請
御史君置妾御史君又固不可時戶部君爲御史君
兄方置妾京師孺人則復力請御史君復固不可
也御史君在

武皇帝時九江盜起身攬轡往破之 乾清宮災奉
詔言退小人數事守北地又忤

武皇帝中貴人而車駕遂不幸北地語在呂太史栴
誌中孺人一處士女又瞽卒使固不置妾是自孺人
賢矣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俊孺人王舅也謂御史君

古人所難復歎魏家兒稱爲御史君婦也知言哉孺人雖自曠曠病乎御史君携家人宦游數千里外垂上十載非孺人安得無柵內顧也守準言孺人自鍾羨御史君使慮攝一家事諸僕若婢日獻功孺人前如孺人指嚮往無不當御史君意即僕若婢或不告孺人行不當御史君意孺人復爲譙責是非如見也御史君疾且革屬衛孺人曰是兒弱冠成名矣索筆卧中書進士字簡上授守準守準二十歲果偕計游京師凡五上卒爲進士除主事比部舍中先是孺人夢受金鑪置笥中也寤而生守準蓋夙昔私竒之矣

守準每下第來孺人爲曰即金鑪事不兆可忘而父

夢受金鑪置笥中也寤而生守準蓋夙昔私竒之矣

守準每下第來孺人爲曰即金鑪事不尤可忘而父
所授簡上書平嘉靖丁未就養京師又謂守準今
而後汝母可持而所授而父簡上書往地下無憾也
日數爲守準道御史君進士時一蒼頭挾鹿盧牀前
持騎過故人官長身出刺褰中俸錢嗷嗷不飲酒肉
客來僦舍內共持一案飲食朝退即讀書終日坐何
至如今出入列騶從大箠翳道來呵肱篋吏次且顯
者門無歲時賀謁轉相主進爲姓名尺籍上使者持
之無不如左券家索醵金高會無詘羸稱貸與之如
攜取日交錯戶外爲闔者病也銘曰

鳴呼孺人匪德爾娛而家愉愉哉匪嗣爾須而宗訐
訐哉

明孟宜人墓誌銘

余蓋自弱冠與許殿卿游狎知孟宜人賢宜人適殿
卿七日而封君亡矣比殿卿在郡諸生中又數不第
乃宜人力貧支憊甘荼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
言也殿卿嘗卒業城南山中太宜人念之泣不能寐
宜人勞之曰太宜人幸就寢矣夜如何其無乃孟母
據機時邪彼方念子自苦也屬長君復啼於襁間索
殿卿甚急宜人詒之曰而父且至爲而懷果飴啖汝
何啼也且勞且詒達旦矣一日大僨太宜人中曷不

殿卿甚急宜人詒之曰而父且至爲而懷果飴啖汝
何啼也且勞且詒達旦矣一日大價太宜人中曷不
能飯宜人乃捐一空篋出易粟上食太宜人如常食
問宜人嘗在葶太宜人躬爲糜至葶所哺之未竟而
淚下出語人曰安有在葶而日徒糜者宜人聞之愴
然爲翦中襦結託市數卵以爲隣媪遺也其所曲事
太宜人者類如此殿卿爲諸生不能具衿鞞率宜人
染緝疏縑成之不辯其非衣帛而曳革也殿卿守趙
州有裝橐將寘而去者宜人問焉曰某家金用爲壽
耳因叱之曰奴速負去斷頭矣其御僕從素謹嚴犯
無不笞掠於庭者蓋憚於殿卿焉後裝橐家伏辜余

實在邢州屬郡推官郝李君聽其獄廩廩於宜人矣
無何殿卿調貴州之永寧萬里太宜人宜人爲若朝
夕殿卿在側者殿卿得以遷德王府右長史歸九三
歲太宜人乃卒母子相存宜人人力也殿卿長史德王
府勘中官某氏子弟又有裝橐將
直千金矣宜人遽曰安用此糞土加諸首豈以爲有
廉吏未必有廉婦乎德王府雖里閭萬里矣後殿卿
市一珥示宜人宜人曰此大類某氏物何從致之哉
然治家人生產其稍入皆手自簿計緡筭衡量焉太
宜人每取卮酒餉令立盡之矣癸亥殿卿補周王府

長史以宜人從明年宜人還濟南尚猶時時傳敕諸

宜人每取卮酒餉令立盡之矣癸亥殿卿補周王府

長史以宜人從明年宜人還濟南尚猶時時傳敕諸
婢妾不絕即諸婢妾無不人人若宜人在邸中也還
濟南者三年封宜人封宜人若干月而卒隆慶戊辰
七月三十日也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凡五十有八歲
云子男一人即復郡諸生娶德府儀衛副薛來女女
二人一適進士于鯨一適邑諸生李應聘孫男二人
宗周娶保定府知府陳朝孫女朝周末聘女五人一
適太學生史本子史某一適前進士宜興縣知縣谷
繼宗孫谷某餘未聘殿卿名邦才周府左長史階朝列
大夫宜人郡之德平人父名某母某氏卜某年月日

葬于其山祖兆云誌曰余蓋自弱冠與殿卿游狎知
孟宜人賢矣奈何宜人之於里閭見謂自健也夫自
健之譽實近於悍奈何里閭之於宜人見謂自健也
夫力貧支憊其茶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言宜
人信自健困于捐篋翦結而不變于裝橐千金即不
變于裝橐千金而家人稍入簿計緡筴百不失一宜
人信自健憚於殿卿諸婢妾人人如在其邸中者宜
人信自健然而太宜人臨新婦亦已莊矣至哺糜蓐
所而卮酒餉之殿卿禮宜人如賓及其館于甥於髡
髦而脫然無疑於愛子又何可謂自健也大詛章章
而譽近於悍又奈里閭何殿卿自狀宜人扼腕於蘇

鬢而脫然無疑於愛子又何可謂自健也大誼章章
而譽近於悍又奈里閤何殿卿自狀宜人扼腕於蘇
季子朱買臣之取絕於其妻也德宜入深矣然自二
子之妻無似耳安有匍匐乞憐後車命載而能糞土
千金叱裝橐唯恐其污已哉何以有功於庶吏也不
知其婦視其夫矣何里閤之未有以槩於殿卿哉語
曰弓彊于彌衣韜于囊此殿卿之所由腹悲也是為
銘銘曰
欲婦是圖視其夫欲妻是孚視其夫大誼用章此焉
攸藏

墓表

徐給事中墓表

公諱易字希文舉嘉靖甲辰進士明年授鄞縣令先是縣以饑饉餓莩載道公至輒大發賑起者萬計夏大旱用壁天井山龍見于雩雨踵公至邑遂以有秋乙巳復大旱乃再雩而雨邑每火公不憚鬱攸出必直風風以反其氣相感動類如此蓋治賦則具有參伍無產厚薄無不如手劑其橐中民至今無不均之患開萬金湖若干頃築堰東西鄉凡三十二所潴洩唯時邑至今賴之嘗乘城見齒豁赫然在俾下輒屬吏某所樹所爲棺葬焉而後去詰朝冢纍纍數十出其地上矣不必盡見其齒豁赫然也繇是旁邑之民

吏某所樹所爲棺葬焉而後去詰朝冢纍纍數十出其地上矣不必盡見其齒骼赫然也繇是旁邑之民來歸者蓋數千戶居則募兵教水戰大儲餉以養其年或以淵藪逋逃諫阻之弗聽也亡何而海寇作矣人始服其前識云日聽獄常數十牒獄無留繫庭無暴卒歲厲疫則出囚尅期入逮若固在焉性敏捷一經目即更數年不忘以故人不能欺然亦不以欺人其視百姓之害去之如仇讐視敝政如匪澣衣之於體蓋三年人無能犯其守者屬歲歉邑中豪家競相勸輸矣莫不曰庶幾有事效公上乎郡報檄下則自取其償又若謂不敢以小民微勞之使神明令有宿

義公卒聽之亦謂不敢以其守妨調恤之美俗云以
之徵爲戶科給事中凡三月而卒于官父某子克敬
世廣信之求豐人鄞人薛晨時爲郡諸生嘗館於其
署所次狀如此余曰萬家之邑精物亦大矣凡以令
身自出之也雩而雨火而反風者天邪歲一歉家相
勸効急公上而後食人不自知其使之開萬金湖貽
數百年之利流澤無已時即後之君子不以其居常
募兵教水戰爲迂而益爲斥守倭安能輒傳城下也
鄞之政備矣以給事中何加焉三月而卒于官美先
盡矣乎然未有爲今臣而遺力讓賢者也才不持數

者哉

盡矣乎然未有爲今臣而遺力讓賢者也才不持數者哉

劉處士墓表

處士名紹箕其先崇陽之南谷人五世祖曰榮四者始亡命宜春榮四生祖才復如崇陽居祖才生仲文仲文生宜黃主吉吉生鐸處士其第五子也處士諸兄皆用些言爲縣功曹處士自趨縣諸兄裝齋之矣嘗爲伯護家宦游蜀中乃歸不持蜀中一錢而謂伯彼且謂紹箕其廉吏弟誦義豈有窮時何更爲治裝中金令越境盡也即令不與伯俱而往他所緩急又誰恃乎處士嘗侍疾父鐸所父鐸所非處士侍不說也父

患甚且喘不能喘息飲食下輒出不留其在診籍中諸醫藥試多不驗者處士則從人受禁方截玄猿啖之病旋已也崇陽故無猿乃處士走索猿自禱三日不得猿剖膚進矣即三日得猿南谷去縣中可十里所處士嘗夜爲父往謁醫道遇雨河漲即馮河水且滅頂至乃大木從上流來處士卒用濟河矣母李且衰恃鬻耳一歲中往來諸子家率不再三過獨謂處士乃數見愈益鮮使母嗜食不爲愛兒所不恤又恩兒爲也處士爲人在儒俠之間里中少年多時時竊藉其名以行其欲攘其隣善田即詳爲隣人券而行錢處士家願得季布一諾處士怫然曰汝不亦豪乃以

其名以行其欲攘其隣善田即詳爲隣人券而行錢

處士家願得季布一諾處士怫然曰汝不亦豪乃以
我爲即令我署名其間我遂直汝哉其先胼胝闢草
萊且溉且糞沾沾曰甌窶拓之不餘穡力積勞至膏
沃旅亞痔錢鎛計候出俶載如趨仕宦所翹首望納
稼期不啻欲握苗起婦子時時行鑿田畔往來見土
壤愉悅無不視若綺錦惜若肌膂俛有拾仰有取自
穰世世勿離農畝也一旦挾僞券數其齒責收之當
令彼負其耒耜安從適乎先是嫗其亦有田十畝所
屬豪亦欲辟覓有之及知處士所急者此嫗也無取
也乃嫗則持券來遺處士又謝不受矣處士夙昔好

海濱集
堪輿家向從蜀中來唯一相冢書肘後爾蓋自食伎
術行道間千里傳精實不持一錢處士取胡母生子
縉女為程伯驥妻縉子景韶與余同進士余為郎復
與同舍比部中自言已三男子矣余謂處士無論與
里閭浮沈即能趣人之急而脫於阨若排難解紛各
厭其意使邑中豪相高矣匹婦賂遺不忍以其身為
溝壑恐彼以我為非人也得父母而事與不得於父
母孰媿快哉

神道碑

明封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馬公神道碑

公諱瓏字聲甫其先真定人元有浙江行省平章政

不道石

明封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馬公神道碑

公諱瓏字聲甫其先真定人元有浙江行省平章政
事者家錢唐今葛嶺相傳馬平章遺址者其故第也
平章生庸守泉州路卒葬西湖即智果寺東墓也庸
生林紹興路通判成浙江行省斷事 國初改理問
始徙湖州之德清成生震震生禎禎生恒恒生六子
最少景暹配姚氏生二子次即公公復徙仁和籍焉
蓋馬氏中衰矣先是公在德清困於徭賦而千金殆
盡乃鄉里少年益侮之公謂吾寧雄於都會自見耳
德清豪易與也暨公兄以臬曹掾滿歸邑公則屬產
於兄脫身徙仁和太孺人外家雖仁和然公自以大

丈夫能廢千金之產能致千金之產者也使籍先業而息之豈其雍容哉手足之謂何而又熾兄以爲利即依外家何必去德清無何通政君學乃大起公輒不復厚治生顧聘享經師內交諸友行修將幣一聽通政君所爲羔鴈玄纁無不腆焉其自奉苟無價而已嘉靖丁未通政君舉進士選庶吉士則迎公太孺人京師己酉授御史出按山東則以公歸癸丑公封御史甲寅通政君復迎公太孺人京師戊午遷太僕少卿尋改令官庚申復迎公太孺人南都秋八月太孺人卒復以公歸公歸之日不復有心於世矣

謂通政君曰吾再詣京師望宮闕陵寢如在天上

月太孺人卒復以公歸公歸之日不復有心於世矣
謂通政君曰吾再詣 京師望宮闕陵寢如在天上
以爾韋布之微褻然子大夫後為王吉士讀書玉堂
之署著作館閣既而冠柱後立西臺持天下風裁攬
轡海岱以臨真定得以案章言百姓疾苦激揚部刺
史以下郡邑吏命曰正色抗疏之臣三輔之役譽髦
如林俎豆邦畿稱文校藝以慰樂育之心思服自近
始一何雄也以吾擁乎爾而再詣 京師躬饗其盛
何必自其身致之始爾為我約四方諸長者朝夕與
游及再詣 京師其子各以出補若罷去一時諸長
者視昔不能十之三又何論未若爾之有顯庸尋以

卿貳待年南都用儲大體 國家之寵靈爾者吾所

欲豈但金陵之勝哉始吾爲爾行脩將幣羔鴈玄纁

唯腆里閨少年方姍笑我實謂爾於今日有不可知

者耳自爾有今日吾豈忘之哉凡七年而公卒丁卯

三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有八歲公配即張太孺人

二子長即通政君三才娶賈氏封孺人次三綱太學

生娶陳氏繼娶張氏女一早卒孫男三曰應華亦太

學生娶禮部尚書高公儀女曰應策殤通政君出曰

者孫三綱出也孫女四通政君出者適諸生許三經

官生高循學三綱出者適諸生沈渭徐守圭曾孫女

一曰鳳娥公事兄既謹女兄胡少恤公孤公尤德之

官生高循學三綱出者適諸生沈渭徐守圭曾孫女
一曰鳳娥公事兄既謹女兄胡少恤公孤公尤德之
及通政君貴命之曰願爾事伯猶父事姑猶母也初
公之伯景昌者以進士爲大理評事謂公曰是當後
我評事公沒而族人訟焉公不爲後也族人爭分其
財公獨載其主而時祀之以爲常公爲次壻于張其
長女贅者輒背去公代爲養而卒葬之其厚倫理篤
恩義出于天性類如此至其足不蹈公府口不譚貨
利負悼俗之懷抱拯物之具而有不必施焉君子難
之矣

表曰今之君子不階先業動廢千金焦勞中興自奉

菲劣腆于脩幣課子起家歷厥華要以守卿貳此方
其三命而於車上儻時也不挾郡邑大夫謬恭以爲
尊重而間執少年姍笑者即計田宅明積著作爲焦
勞菲劣得志而爲之何所不至矣又不然悼俗之懷
與拯物之具爲郡邑大夫上便宜言行事如蓋公輩
郡邑大夫將請燕閒而不可得躬致千金子孫息之
孰大卿貳乘此不權坐失觀變之術今之君子吾見
亦罕矣而足不蹈公府口不譚貨利乎三游兩都躬
饗其盛爲名高耳今之君子其矯者以小嫌爲解而
辭不就不謂可以肺腑相示卒令其于不得承驩顏
安其職於外如此又安能不復有心於世哉有子而

辭不就。不謂可以肺腑相示。卒令其子不得承驩顏。
安其職於外如此。又安能不復有心於世哉。有子而
有心於世。有子而不復有心於世。出處之大誼乎。

銘曰。平章之胄。聞人代興。臬曹避役。而公是膺。脫身
更造。載遷武林。不階先業。積著千金。有子納言。兆光
潛德。踐華據要。激揚淑慝。三游二京。締延長者。杖屨
衣冠。遙集闕下。寵靈王國。諸父攸同行。脩將幣。伊孰
之功。旋息里閤。世相與忘。疏曠自引。曰恬是常。遏響
賜命。絕跡偃室。蹈則倫理。譚則經術。悼俗斯深。極物
孔備。燕翼用成。奚其躬致。以貽有穀。亦庶敦仁于焉。
起家卿貳之臣。昔在屬吏。忝茲大藩。采風故老。樹慈

九原

行狀

亡妻徐恭人狀

亡妻恭人徐公宣之仲女徐公家本藩國列校微也
嘉靖歲庚寅以適余衿縞不具明年余補郡諸生有
宅一區太恭人迺遷而翦其餘以糊口者三盡則杯
棬甌合細靡錠柎鬻諸市朝售焉夔夕售焉餐無常
飽矣恭人佐太恭人賃縫井臼宴然箕帚不滿隅蔭
一壁煬一竈歷寒暑者數年無躁容丁酉余既廩諸
生間恭人嗷嗷猶若不能適晦朔所授弟子束脩以
上上太恭人雖徹必劑以復進始余與廬州別駕郭

一 登 煇 一 竈 屨 寒 暑 者 數 年 無 躡 容 丁 酉 余 既 廬 守 諸
生 間 恭 人 嘽 嘽 猶 若 不 能 適 晦 朔 所 授 第 子 束 脩 以
上 上 太 恭 人 雖 徹 必 劑 以 復 進 始 余 與 廬 州 別 駕 郭
君 爲 諸 生 同 筆 研 嘗 過 余 而 止 之 飯 恭 人 莖 簾 以 爨
也 前 蕭 惟 謹 郭 君 察 之 假 擔 薪 庚 子 余 舉 于 鄉 明 年
置 妾 蔡 甲 辰 第 進 士 恭 人 隨 侍 太 恭 人 京 邸 明 年 疾
予 告 隨 侍 太 恭 人 歸 濟 南 丙 午 起 家 復 隨 侍 太 恭 人
京 邸 丁 未 授 刑 部 主 事 三 年 封 安 人 尋 陞 員 外 郎 明
年 遷 郎 中 明 年 復 隨 侍 太 恭 人 歸 濟 南 癸 丑 出 爲 順
德 府 知 府 恭 人 自 濟 南 隨 侍 太 恭 人 之 郡 余 丙 辰 上
績 得 封 恭 人 尋 擢 陝 西 按 察 司 提 學 副 使 戊 午 復 疾
投 効 歸 濟 南 則 恭 人 再 擁 新 婦 侍 太 恭 人 矣 越 在 田

間凡十年隆慶改元

聖天子覃恩遺佚諫議之臣交章大薦海內二十有二人與焉而余以一執臬吏自惟不佞方願與恭人終俱隱之誼乃七月二十四日卒于正寢嗚呼敢狀之長者哉恭人生五十四年乎人樸耳太恭人雖莊臨之然年已七十有二恭人猶尚踈踏若失太恭人意蕙蕙然自訟本辟之而反及之命邪性溺愛必躬視子之飯必飯子而後食即食必祝艾家姑舉火乎蓋白首啣哺不恤其子之近苦饜而益勸不知其不敢爲餐乃五十輒自老雖狎必闔門與余語妾輩言事必直致其辭不敢以諷然後應一與之嫌終身督

敢爲餐乃五十輒自老雖狎必闔門與余語妾輩言
事必直致其辭不敢以諷然後應一與之嫌終身督
過不少假云嗚呼妻欲惠乎惠斯惠御之孰與置人
樸於室之相忘也孟德曜綺縞粉墨嘗試梁鴻以觀
其志七日不答乃出椎布於懷中何其惠也然作使
伯鸞偃蹇已甚鴻何能相忘於此即舉安莫敢仰視
猶之儀耳恭人豈獨爲勝邪無乃默默低頭就之乎
蓋德曜有憂患之心矣恭人子二人曰駒郡諸生先
娶曹氏女繼娶山西應州知州馬應奎氏女曰采女
一人適歲貢生艾濟氏子芹又子一人曰馴妾盧氏
出也駒生子二一曰鳳翔聘鄉進士于鯨氏女一曰

鹿齡未聘女一許邑諸生王見賓子衡外孫一人曰
維高采與鳳翔先後殤卜是年十月四日葬郡城西
北馬鞍山之東陽祖兆南若干步

祭文

祭三原王公文

嗚呼不天下以仁而孰與爲大臣不天下以度而孰
與爲大人方公之守維揚也饑饉薦臻溝壑斯民爰
發廩庾不竢報章恫瘝者身蓋已汲長孺之倫以及
拊循東南大水凶歲衆望翕然庶蠲賦稅公乃獨持
其義而軍國是計陰以免者十數郡而不億其麗乃
闢二塘勺陂與繼川不爲沴是乃仁術溢延周之制矣

其義而軍國是計陰以免者十數郡而不億其麗乃
闢二塘勺陂與繼川不爲沴是乃仁術溢延周之制矣
又公之起襄陽也大盜未夷荆棘王師至及獲渠魁搗
其巢穴矧從罔治實維龔渤海是儀以云工開府滇中
獐獠與亂闔豎作鎮誅求珍玩公乃匪姑嘔是求而貪
婪是按他莫敢問而持憲斯憚乃沒郭世興王敬用竄
奸不至蔓是稱肅僚維周之翰矣林俊下獄於永昌
寺也則自以其身之去就而廷爭乎極口敢諫之士
秦絃罷斥於安遠侯也則身以其國之且久非而力挽
其甄淑別慝之風社稷之士知無不言有聲動天下
何未免於好名之議也君子之心爲而不小有用舍隨

物化亦唯恃乎大道之爲公秉銓

孝宗之朝大注明良之眷志在拔竒舉云能先耿鉅
鹿李襄城張莊簡彭惠安何旴江周太百公清節弘猷
維時之彥豐芭數世之所培植海內善類之所推薦
同陞要地頽俗丕變庶元凱之可逢雖里巷官而同撰
懼瓦石之相含精題才而不援

帝曰尚書元氣北斗寔維阿衡冢茲群臣何必密勿
陟降左右奏爾訐謨無不自牖其知遇以隆其業爲
以久何二三執政而莠言自口豈不仁者之未遠而
孤立之難乎後哉亦惟止競雖人主之近戚而息有
所不能私亦惟黨正雖宰相之仇讐而權有所不能

孤立之難乎後哉亦惟止競雖人主之近戚而息有
所不能私亦惟黨正雖宰相之仇讐而權有所不能
施及至藩郡奉職無狀又未嘗不引咎以爲辭某邦
士是式高山則仰詢諸故舊百蠻是長九九閱月而
疏二十上鬱鬱重臣不可爲象祗役天官心折前修
簿考中正管彼九流尚論天造而此其好逑番番元
老誰適與謀是故先臣李獻吉有言居則岳屹動則
雷擊三原輩出忠良外植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
佞幸請劍必殛斯其存亡禍福臨乎其前而已凜然
有不可犯之色矣蔡介夫亦謂公本治易涉獵群籍
學問益人垂老不寔侍講 經筵體履特異先未有

事安生忿憤斯其性與天道觀乎其深而已淵然立
時出之地矣而况歷侍五朝天下跂足而望元老燕
翼八座後進扼腕而言世家羨周召於當代謂唐虞
其未遐也

祭韓公邦奇

維公既持丰采亦崇經術大節屹然高名茂實蚤除
銓曹讒殄是聖陟明于朝黜幽于室地震陳言極

時得失乃謫平陽才浮于秩大獄既訊藩王迪吉擢

僉大臬愈多異政鉏彊洗冤浙風用競奏罷四府宦

豎斂手亡何詔繫不理者口顛沛必仁皇孚盈

正既歸杜門彌興孝友大同之變畔者什九公參其

豎斂手亡何

詔繫不理者口顛沛必仁

皇學盈

在旣歸杜門彌興孝友大同之變畔者什九公參其
北叱馭而走談笑賊庭元凶授首反側以安驅此群
醜是時冀北便宜可否萬夫一身彼其何有雖才應
猝氣亦足徵

帝嘉武功再涉中丞總憲上谷戎狄是膺利用禦虜
則莫不承改督三晉愈嚴備邊圖上要害于深于堅
兩移亞卿執德罔愆惟允勅法惟明薦賢尋以高第
召主南臺掌大司馬軍國是材屢建大議稱是良哉
旣乞骸骨著述益精胡天不弔失此老成某仰止匪
今懿厥前修撫墳西郊文獻是求徒論出處之大較

而景餘烈以爲休何斯人歿瘁逝者如流也

祭監察御史陶公

克承家學師友孔懷蚤以二載徃與計借射策甲科
官屬司寇乃遷臺中淑問愈茂出視牧政無邪者思
君子之馬旣閑且馳有此冀方邦幾千里

帝曰都哉于按斯止大惠乃心達聰闢明耳目是寄
國紀用清大何惟躬用瘁歿厥王事匪諫靡行天奪
之植豈湮蜚聲錫仲之光持憲于庭譽髦于鄉矣其
在某等求惟不怵愈貞百度才養下吏伊教匪怒莫
不俟其嘉猷入告膏澤薦臻也今能不於邑求言之

朝與均王治者之人邪

不俟其嘉猷入告膏澤薦臻也今能不於邑求言之
朝與均治者之人邪

祭王侍御文

維公法家自至憲體是宜識爰高朗度亦委蛇曷激
曷揚具依具違誼之道著時之道微某昔領督學課
藝慶陽公實為理載錫之光施于陳臬式刑用成我
躬不閱自貽令名 帝旣徵止入補西臺持重者德
應粹者才于浙之役海邦孔懷西蕩巨寇三郡以偕
猥予不敏起諸田間載託屬吏臨之則閑及期而代
惠我好音乃蒞來賀遂慰遐心前修豈匹大儒是參
為王誦之云胡則堪豈不篤舊庶新是圖凡霑疏列

敢蹈非夫目爲卓越誰適可居不恤有衆厥遇何如
曷私于室而寘于朝寔其逝矣示民不怵大校于館
大錄于曹食少事煩自罔告勞其言恭朝夕傾注良
殷載色載語倏見倏聞其知不二其人則存庶膺遣
奠國士之恩

與殷正夫祭張先生潭文

蓋先生斷斷自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曰古是常循
循自推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吾黨與裁嗚呼世方昌
披誰者章甫衆乃恣睢我焉執矩不知繪事後素赤
子大人蒙正於聖功覺先於天民如有用者周官以

往惟可語也性命而上龍也少孤且貧未嘗無誨機

子大人蒙正於聖功覺先於天民如有用者周官以
往惟可語也性命而上龍也少孤且貧未嘗無誨機
憤自動困不復廢故今猶夢寐其側誦習敬業如楚
在背儋也通家舊好道尊情愛毀齒就外洒掃應對
故今猶務求厥初模範是因壯行未艾嗚呼先主遂
使接跡 朝廷之間以縱觀百官之富而追思乎比
肩函文之地歸然 宗廟之美獨存愈歎一時身親
受業之人未嘗非齊魯之彥而顧瞻乎合志同方之
士靡然江河之趨莫援龍惟憲之司儋惟詞之垣民
生於三均茲爲義師勞功半益著其息雖措紳布列
海內之才未量而逕庭自愛天下之事可論信乎問

爲邦焉入乎其室其名世者出乎其門矣嗚呼哲人
既萎來者之悲又安能無喟然於君子不匱而逝者
如斯哉

祭外兄郭大器文

於惟茂祖蚤譽孔彰舉橐中路千金者裝守以待客
不取其償是用高誼作賓于鄉齒惟三十度老鴈行
在昔先君締好不忘實爲館甥克開厥祥矯矯諸父
駢迹宮牆大器迪訓亦旣升堂任俠耿介豪聞一方
博奕是賢修業而息爭道滋恭旣饒用德中歲肯構
恢復愈力比隣宦豎并兼蠶食雖速我訟百折莫抑
其徒造佞詭以爲期躬詣其庭輒抗其儀彼乃挾衆

恢復愈力比隣宦豎并兼蠶食雖速我訟百折莫抑

其徒造佞詭以爲期躬詣其庭輒抗其儀彼乃挾衆
窘辱見持惡聲必反危坐不疑群小吐剛益穢其辭
務挑厥怒甘心面夷乃嗾交梓體無完肌左右慮變
相顧詢詢計罔所出或誘或恐覲我引謝釋愧買量
罵詈益奮神色益聳思挫一毫等之弗勇曰爾遺孽
禍不旋踵氣盡語絕昇尸而出其背尚裂其身恭屈
名動 藩王治獄私室旣殛仇讐脇從閤逸我則不
訾彼亦是暱可以不寃勿謂非質小懲大誡餘黨自
失古齊烈士崇聲畧實維賓卑聚千載同匹嗚呼哀
哉靈其與悉矣

祭尹商衡文

曰世之論人者無亦僻哉臧否何常顯晦徒跡眩華
狃習有實匪覈爾其情隱可原事微足繹豈無特良
友之殊知而遂使遺德之蚤斲彼乃轂擊負入充棟
券積佐賄使氣揮金廢籍損賢溺愚脫然若釋管一
意而務就傾干緡以勿惜苟睚眦之與值雖多怨而
放獲締好閤閤聯姻郡伯邦族稱鉅邑豪避廣交不
和衷漠焉楚貊勢重臨而益厲驕微施而廣隙故詭
衆以倨辭歎群俠而取憚獨義屈於國士而色動乎
偉策雖褐博而抗言亦振衣而引謫此夫亦馭富玩
貴取願辟逆才有所不挫性有所不迫者邪余見其

步以行爵吸君位而取權猶義屈於國士而色動乎
偉策雖褐博而抗言亦振衣而引謫此夫亦馭富玩
貴取顯辟逆才有所不挫性有所不迫者邪余見其
奉身宴安鷓毒匪阨疾剝及膚蹙不至額置心冥曠
瓠落自斥垂成遽棄中道女畫則已視紛俗如汚已
以生寄爲旅客矣雖稟資之或偏已默合君子之至
適則豈不與彼身爲物累心爲形役戚然若不終日
惶然若不得所索者懸隔乎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澹溟集

卷之二十四

三十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澹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家... 卷之二十四

澹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祭文

祭西安洪太守伯時文

在僕弱冠受業諸生握手一堂譽髦用成始偕計吏
入對 大庭及爾如貫我心載寧尹彼吳興才非百
里已則神明民斯赤子孰銘厥功今之冢宰片石巋
然德音未改既遷地官北虜侮予飛芻輓粟捷於羽
書 王師燕喜莫敢告勞歸主章奏紀綱列曹懿厥
度支乃見經國轉餉朔方不稼不穡士愉馬閑疆場

以晏所謂伊人戎有良翰 皇嘉厥績名邦簡臨禱

帷戾止克覃其心震蕩之餘家無完堵揮涕下車問

其疾苦省刑薄歛剖滯若流可安者公匪地是謀厚

載維人坤儀靡常我室翹翹侯茲降祥杌隍之危孰

不累卯政未及暮履道坦坦居有積倉亦以禦災俾

彼雲漢百姓于摧躬自斷罰郡務遂繁旦夕熙明乃

蹈斯言病不遑息愈殷卧理浹旬在告倏焉不起聞

當屬纊男啼女乳不及後事興而問雨鳴呼伯時何

用爲哉而身不閱百姓恃將其誰哉某昔也分符且

之鉅鹿祖席諄諄勿淪于黷素尚泊淡侈將自覆持

憲關中于焉邂逅依依他鄉歡然道舊首倡士風以

之鉅鹿祖席諄諄勿淪于黷素尚泊淡侈將自覆持
憲關中于焉邂逅依依他鄉歡然道舊首倡士風以
光俎豆誼正自尊師嚴不疚是其語猶盈耳不居者
形苟爲衷未和而求之杳冥乎嗚呼伯時之靈

祭鄒明府文

順德逆命正乃裕如豐才嗇施自得則餘若夫欣戚
係於用舍是親世而身疏能取愜於適意可流動而
不居矣維先生英資秀發幼齡崇志浩浩鬱鬱鳳翔
虎視振俗障流宗盟士類井掘篲覆高山深泉周作
孔述聖熄明愆學以辭達奇能取忌即空言之徒競
爓慨然於小試召杜新鄉卓魯陽城絲綸散於理絲

燮調寓於解爭朞月二邑風雷千里懸蒲在庭卧轍
當軌恫瘝爾民優游吾心既觴且咏言弦宓琴昔十
俊參名三齊騫羽談詩避階乞文環堵及飭治於遐
方覲功立而脫組卑官勿羞顏乎就愚事與義便躍
以往趨執一於是守關萬夫樞要肆侮螺蛉斯貌依
彼古常毒甘群小我違我歸匪祿伊貞故嫉諛者必
忤衆雖阨困而能亨顧康濟之罔謀胡委託於尼止
既韜已以密藏何美服之誨指進以冠紳退而韋布
非軒冕之避榮耻衮職之未晤彼名厚而華躬顧簪
裳以載路仰茲令操立懦庶頑奚其爲政敦朴以還

孰云矯異愈堅未節克家嗣徽迪訓承烈有翼垂雲

裳以載路仰茲令操立懦庶頑奚其爲政敦朴以還
孰云矯異愈堅未節克家嗣徽迪訓承烈有翼垂雲
伏林未起邦閭卓稱喜難於子

祭良醞署丞馬君

在昔世家由禮愛彰貽穀士不化於豐芑國何賴於
喬木也開業者艱承考者逸心危而得志損則失此
夫武有不繩之憂統或作之無述君子欲爲可繼而
奚樂無疆之恤哉唯君有祖早振文囿翕然儒宗德
音是茂聲聞四夷身朋三壽唯君則孫毓茲仁厚聿
服清僚宗廟用醑既醇既裕如揖如授其在同朝
之士見其容履之婉順勿問名氏而已皆知其爲大

賢之胄矣孰不曰吾得以識青雲之良白眉之秀邪
是雖鵠鷺之訓聿嚴而騏驥之驟不後昔遊太學無
敢謂秦無其人而今在仕籍益以信殷實由舊也茲
何可使不文於代而嗟斯疾之不偶乎

祭張隱君文

公至性近道不困於學質直好義不掩於樸行華身
斯文章德動物爲禮樂視帝力所獨有揖天民於先
覺矣方其幼而失怙靡依匪母一簞者粟百里則負
髻齡纖儉絜絜在疼不振于宗遑恤我後宜無忘於
愈䟽而不睦以有咎也暇日脩孝不宿不藏諸父昆

弟思輯用光婚姻孔嘉匍匐有喪貨財可私本支未

愈疏而不睦以有咎也暇日脩孝不宿不藏諸父昆
弟思輯用光婚姻孔嘉匍匐有喪貨財可私本支未
昌敦薄寬鄙徽猷是襄此圯族所以爲凶而公自履
者祥也又其少而治產適我御窮俛拾仰取力啻回務
豐若貨殖於受命謂竒勝之自躬能者輻輳不肖瓦
解彼居息幣唯吾與通若宜無忘於嘗艱而放利以
興戎也未衰戒得積而恩施館有遺裝偕旅罔知緘
誌以還歸慰其嫠非能讓財昔饒爭時激貪勸廉末
俗以移此姦富所以爲下而公自居者竒也又若外
示怯而重爲邪中賈勇而羞使氣里有少年謂我易
與問之長者式復以畏獲金珥於隕擗而女泣不生

止以待夫求者取諸懷而予之以行隣婦就汲窺我
篋竒慮貽之慙趨以引避晚即廢著籛經遷儒厥季
蜚聲用賓王衢父飲於鄉子薦於藩 詔賜爵以優
老齒及耄望而彌尊奚其爲政家惟化原何足以臧善
斯類蕃其等視必達於此邦而與裁於吾黨久矣痛
君子云亡豈私淑猶存邪公其尚鑒於斯言哉

祭璜山趙隱君文

先生代有厚產業乃鉅族幼安於倉箱之積而無遷
技好壯修於忠信之義而無怠穡服下里則美處不
愆仁于宗則和室不去祿廬城諸豪負勢任利父老

有三害之耻一至其門靡弗左右相視遂巡言事璜

愆仁于宗則和室不去祿盧城諸豪負勢住利父老
有三害之耻一至其門靡弗左右相視遂巡言事璫
山衆第雄才偉智閭巷有二難之謠每親於身靡弗
徐行肅侍協恭飭志旱乾水溢指困而授長吏卽郡
庭徵辟亦跡所罕至歲時伏臘秩筵而聯群季逮妣
祖祠祀尤躬於自致是孝友篤之天性而淳懿概乎
人情聘魯貴公入境而問俗若獲麥丘之隱瞻岱高
士及麓而仰風悼茲蘭谷之英日用之常則樂衣食
之遂爲榮我田既穡千耦其耘言就爾居百堵皆作
重如雲興悅懌有穫築不日成墜茨是恪素封比湯
沐黃髮詢廟堂庶祐用篤多男且良八慈爲龍公過

其歷九雛皆鳳世謂之祥俶載南畝侯旅克諧儼于
東序寔殷孔懷厥仲承家紹儒衍澤昔從吾游崇心
畧迹嚴君與依來朋莫逆觀直諒於分體溯洪深於
濬源常慕斯無懷氏之民而誦其有道者之言今其
逝矣何以謂大德必壽未之思也豈或有不忘者存
邪

祭王給事中封君文

蓋公初効計然之策卽負向平之識有志四方廢著
而息千金自衛連騎鼎食觀貨淮揚浮游南國不訾
者身竒勝者德洗腆用歸肇牽車牛處士之義退而
彌修以凡厥宗無急不周何有何亡黽勉是來獨劫

者身竒勝者德洗腆用歸肇牽車牛處士之義退而
彌修以亢厥宗無急不周何有何亡黽勉是求獨劫
有穀之思而裕後以貽謀也俛俛給事實厥令子在
昔朝鮮世宗臣紀曰明是常以享以祀

帝曰行人辭命是美往立之君錫我繁祉服以上公
使者宴喜外夷望風高山仰止徼福 朝廷永言東
鄙海爲不波自今以始四牡載旋報成我后 詔書
相勞俾省章奏何以柔遠政惟由舊尋長六曹直聲
益茂歲當述職諸侯率從黜陟幽明有來雍雍乃抗
大疏爲國建策岳牧刺史臨下有赫誰其共理良二
千石令尤近民無自立僻百里之宰父母是獲仁即

衽席暴亦肘掖考績無微官邪無卑甄別淑慝孰其
可私巧文相謾法有不施臣于其時鷹鷂擊之

帝曰俞哉納言惟允乃絙吞舟以厲庶尹小邑知創
去惡斯盡矣天下莫不謂趨庭之訓惟肖克敏也某
等謬以夙誼蒞陝以西邦有典刑俾政不迷何天不
憇遺一老而物有所不可齊邪

祭王給事封君文

視業以息志於四方千金自衛觀貨淮揚浮游七策
不訾是將處士之義退而彌彰何以亢宗燕貽則良
式穀者才竒勝者子朝鮮稱藩往錫繁祉

帝曰行人辭命之美外夷均主風徼福東鄙報成我后

式穀者才奇勝者子朝鮮稱藩往錫繁祉

帝曰行人辭命之美外夷均望風徼福東鄙報成我后
懷柔遠臣俾省章奏密勿經綸尋率六曹直聲愈振
既集岳牧幽明黜陟勿輕令長爲虐爲德既已近民
百里寄命遂乃抗疏一新大政績微必錄尤嚴苛競
孰其敢欺具曰予聖臣當其時糾察官邪庶無遺姦
以害國家

帝曰俞哉其惟共理郡邑既熙父母孔邇俛俛給事
論思以和有此黃髮庭訓則多其二秦爲憲移風向
淳典刑云亡干何其臻

祭少司寇楊公封君文

嗟公所謂隱君子而逸民者哉幽燕古稱多忼慨悲
歌之士即少年使氣容有肆而凌人惟公其儀不忒
是亦爲政悼哉司寇克紹其慶庭尉司空二茲民命
三丞栢臺著聲諫諍休有烈光用基式敬屬毛雕衷
繼善成性當其還所遺於嫠婦者盈貫至今漁陽誦
不疑爲長者加之投所選於父老者一錢愈使山陰
謂劉寵爲庶吏不言而教可承者志父子同心窮達
一致九十四齡日閱諸編伏勝授書異代稱賢四子
六孫星聚百里荀澣爲樂媿羨前史不獨浚明有家
者御先民而漸世澤亦使觀俗於野者嘆王畿之多
耆舊皞皞以徵力煦煦而近天覆其等方覩維橋

者御先民而漸世澤亦使觀俗於野者嘆王畿之多
耆舊皞皞以徵力煦煦而近天覆其等方覩維橋
之向榮佇觀邦禁以有成乃與化俱逝詒斯令名則
誰不撫燕翼未終而溯源自生以無堪於情哉

祭畢封君文

嘗聞陵陽而南浸江之邑其境清曠靡流尚輯作苦
無凶歲服嗇無富人家家稱隱君士稱逸民先生於其
間也不位而以德尊不名而以義揚排難解紛慕魯
仲連息爭化俗慕王彥方族相附如行葦之於本群
相恃如候鳥之於長無論君子之至是邦善者之入
吾堂莫不見問而式執饋而饗將以觀淳朴於式微

得耆舊於草莽也爰有舉鬻實生膝下早承嚴訓晝
追時雅謂余志在春秋用謀貽於弓冶乃登宗伯載
離司寇其文則史藝成而上既明惟允法處其厚其
等分曹而治麗澤以居每取斷於引經各獲益於啓
書片言父教自出五聽帝心所屬鯉也過庭由也折
獄道同者友案同者官或溯之源或漸之磐朝錫命
而夕考終木欲靜而風不寧是徒遺後以不報之情
而示物以不厭之形矣

祭 德王妃劉氏文同許右史

維靈淑姿聿茂厥祥不暹翩翩吏部於誕之奇赫赫
大藩實維我儀亦旣嘉止陰事咸熙君則命史動輒

維靈淑姿聿茂厥祥不遲翩翩吏部於誕之奇赫赫

大藩實維我儀亦既嘉止陰事咸熙君則命史動輒
稱詩雞鳴致戒樛木致慈克配令德君子攸宜有來
雍雍被之僮僮于沼于止在廟在宮爲締爲絡罔怨
罔恫思媚厥姑徽音日崇壺職靡忒國乃始風其旣
西觀采人倫是常歷彼二南彤管惟光邦才委質而
右夙忝惟良無諛私謁以二周行胡茲不造溘然其
逢原達者流表植者從貴不自身伐不自庸主噐以
長維城以宗茅土百世厥萌在物休戚是同山川舍
諸日月之際此維有家屏翰之功豈其緒餘載罹寒
暑言即于幽維王內顧曷其有瘳爲樂以善隕哲

惟憂琴瑟不御寤寐是求某等悼逝則深敦誼綢繆
生芻是將以慰阻修

祭樂平令羅君文

維靈早歲明經百行是常阨于多士闈而愈章卒業
太學尚友四方觀德問藝中心翱翔旣除茂宰臯落
之墟三古遺風肅如穆如戴星而治鳴琴以居績用
是成曰父母且曰父母且靡民匪子孰克厥家選曹
嗣美銓管九流檢裁維理出納王言喉舌之紀

帝眷巴蜀中丞用遷趨省于庭朝夕是虔美其爲政
維茲象賢中丞自邑御車而旋進維良吏退亦敦仁
以勸頽俗言復于豳胡此不淑殄瘁駢臻不朽者澤

維茲象賢中丞自邑御車而旋進維良吏退亦敦仁
以勸頽俗言復于豳胡此不淑殄瘁駢臻不朽者澤
垂裕後人

祭殷太孺人文

孺人名族世家降淑自天別駕覃澤有開必先亦旣
旣止思輯用光乃遭中葉伯嫂是將裘褐在笥糟糠
在堂鷄鳴視且蠶織曰常井臼操作不徒爲養琴瑟
靜好旣翕友于人逸我勞孰終晏如人侈我儉孰終
有餘蓋已自失其貴倨而不愆於厥初唯是君子夙
夜敬忌未嘗片言以相加遺婚喪疾苦是問是饋何
有何亡務成其事簪珥糞土可捐非義使不困於急

難以求錫乎爾類變彼檢討孩提自竒孺人自謂不
肖恒斯豈其必盛于以轉衰弱不好弄而壯有爲德
輒如毛一錢勿持旣就外傳歲五更師在昔三遷異
代同慈旣宦詞林愈嚴教思人以烜赫我以委蛇始
誰先容寵至不疑順取逆守工拙半之祿即非羸糶
殮不遲買馬得薪買奴得蔬物將棄而適用事可已
而競時蓋自乳哺勝衣通塞顯微仁人所見無非毋
儀靖共在位性分自定文章華國志意之榮坐而論
道其則不遠必聞其政無忝所生氣所相屬誘以其
衷愛之能誨正以其蒙不儼然爲大儒必隱然爲重
臣尺筆不施孺人聖功攀龍之於檢討處則同門出

衷愛之能誨正以其蒙不儼然爲大儒必隱然爲重
臣尺筆不施孺人聖功攀龍之於檢討處則同門出
則偕計自公退食靡日不請交相定省如兄如弟手
足一身堯箴六藝孺人蓋嘗視猶膝下而將不億其
麗也大化一遷云胡不嘯桑梓歿瘁非夷所謀其在
攀龍與此靡依世德是求逝者弗居徽音是適無疆
維恤無疆維休

祭何考功太孺人文

某等聞諸母儀訊之女史則有若漆室之於君臣緹
縈之於父子而其雖值離亂稱義則身全雖在負汲
稱考而貌祀與夫杞梁華周勇下五乘之賓鍾離宿

瘤治禪二王之羨又莫不嗣徽竒於齊魯之墟比懿
德於海岱之里蓋家傳而閭誦或異世而同軌也孰
若孺人質之耳目可徵其實逝之子孫可識其始哉
相夫於孺婦道乃成撫孤而仁卒貽令名考功之所
以茂品藻之譽擅題才之術則誰與豫導其神發之
智不失其孩提之明故清通簡要欲養於總角之初
而立訓示慈愈深於屬毛之愛蓋士有披雲霧以覩
之莫不即音容而如在也方其奉親入蜀悼茲王陽
長坂九折白首是將於時孺人不以道惡爲解而以
忠臣相期叱馭使前安顧身爲三年理官巴人去思
所得賢智莫大於斯今其逝矣雖章服朝委而令聞

忠臣相期叱馭使前安顧身爲三年理官巴人去思
所得賢智莫大於斯今其逝矣雖章服朝委而令聞
天終使待銓衡者懷俎豆之教見經綸者思機杼之
功復以讚孟母開聖之烈而益彰我鄒魯君子之風
矣某等能不悼淑德之云亡而俟世類於無窮哉

祭梁武選太孺人文

以某等所觀於母者漢平陵孟氏爲得其槩哉始也
女貞不字偃蹇擇對及得賢如梁伯鸞者奉之乃能
更綺縞而椎布操作以自代蓋見其償豕之義鷄豚
不察是以賃舂之賤而并白匪熟彼所欲者裘褐之
人吾何有於雜佩由是而夫爲大儒受業太學仕隱

一邑民稱遺愛是亦居於齊魯之間而風澤猶在也
三子毓秀最良季者早擢進士官屬司馬又嘗觀所
恪共邦政慈訓攸從則不必侗諸臯伯通之庶下而
可識其具食舉案肅穆之容矣起於緝績而加茲象
服則益榮昌於後裔而名以德曜則稱情今其逝矣
見君子於地下豈徒重要離之烈而成其高濤哉

祭郭子坤太孺人文

曰淑德近質苞實則蕃敬德若蕙令儀則敦允秀於
閨式宜厥家勿愆爾婦母用孔嘉誰願之室匪賤賃
春三十始字梁鴻是從懿彼景純文絕地紀相茲肆
衍贈珮脫珥恭其諍夫愛而誨子謂彼致遠易轍正

春三十始字梁鴻是從懿彼景純文絕地紀相茲肆
衍贈珮脫珥恭其諍夫愛而誨予謂彼致遠易轍正
執舍焉可遷徙業則是無泥舊學有律有禮季以鶚
興卓哉脩士囊書在籛經則珍遼矣俯察法邇在
人豈伊茲闈趨庭有嚴虔所代終以依以瞻有擘其
裔天社方錫何以罔極報之貽戚某擇交齧齡睠焉
諸嗣親以異膝友以同氣窺所與遊無棄童穉時已
知興託息委噐長而績儒聯編俎林入受訓言出敷
義箴澤麗有源與茲隱悲悼我良朋其胡有夷

代祭裴御史太孺人文

惟靈克嗣徽音有淑其慈裕我後昆是良母儀適而

宜家衍以克閭御史迪訓穆如肅如裊範既嚴邦人
錫嘏不踰戶庭澄清天下出貞度度入憲一臺激之
揚之秉心不回既擢陳臬視學于東齊魯狂簡斐然
嚮風載色載笑澤斯用溥爲遷者三敬敷者五卓彼
大儒式弘譽髦一經則傳孰哉劬勞既成厥績載藩
中州叅佐旬宣淠彼承流夫何遽爾靡依天喪懿德
殄于其闈瘁于其國某匪良奉職牧此冀方早辱汲
薦錫我寵章其在望丰裁而擬所自始沐甄陶而本
所爲親則已百寮服義而多士懷仁矣矧知遇之殷
而夙誼莫愆者又能不戚于爾類以歎息於開先也

祭何考功太夫人文

而風誼莫愆者又能不戚于爾類以歎息於開先也

祭何考功太夫人文

夫人少膺懿粹誕茲淑貞婦德既備母儀以成方作
嬪於鴻碩遂媿美乎滌室耻獨為君子而觀魯之多
賢由是尚書授業生徒景從而典謨誥命學是有傳
時則邑有大儒家無治產佐以機杼簪珥自捐可謂
有相之道伉儷弗愆矣乃育考功屬矣所賓尺孤是
託罔極於仁慈以養智穎發所因有經者笥有泮者
隣及其對揚于大庭無非正始于內訓而平反之
為孝子即其叱馭之為忠臣故三年於巴蜀稱其為
理九流之銓管所賴以振也識者以考功清通如裴

措謂馴致於俎豆之教恬正如李毅爲不失其孩提之真則是帝所難於知人之哲而我玩之膝下壯所聖於養豕之功者而我通乎一身矣是宜象服食報錫類無垠也逝者如斯得於披覩者益歔歔乎哀毀之色矧某等有兄弟之義又安能無痛於殄瘁薦臻哉乃虔楮柏載列明禋

祭胡評事繼母袁太孺人

於猗孺人三原令族昔在于歸遭家集募方封君失燕婉之好而徽音之嗣難也時則闕闕於邵公之黨衆即擬知其貞淑矣載及廟見克謹婦箴乃賓饋饋如鼓瑟琴視羨舊特異形同心其於摠儀猶易室而

衆即擬知其貞淑矣載及廟見克謹婦箴乃賓饋饋
如鼓瑟琴視美舊特異形同心其於姻儀猶易室而
相授遂使君子若未嘗或亡耦事咸定於委裘跡不
駭於發笥是坤道所厚也以至嫁未學養卒貽之子
愛非已出遽怙之母唯吾不愧於復生斯彼罔恤於
厥後哀此四人孩提何知其季始育不絕如綦則令
屬我毛裏離我裘曲躬澣襜褌身需攜隨哉非見夫戲
嬉啼號之皆爲慕已而以長茂成立爲足以示慈者
又烏能內外無間辭乎今旣以咸樂有室諸孫日蕃
篤我世祜其澤愈敦矣獨異夫兆徵於廢興之端察
先於童齠之智仲而英才卓彼國瑞開簞屨經以勸學

捐佩珥而修贄使就大儒推先士類庭中稱平天下
受賜尚亦有利哉是爲孺人誥言所崇爾書則備宜
錫祚於無疆忽造物者多忌豈粹德易匱而福善之
語猶僞邪

祭饒侍御太夫人文

代作

蓋聞夫人令德惟貞淑慎爾止以憲梱內外傳伊始
家以慈母國乃拂士襁褓之功諤哉君子設俎秩秩
攬轡瀰瀰蓋屬之毛裏聰明自出寄之耳目謀哲其
諧也信寒節不可謂非性而氣質之用孔皆矣其等
論思一臺伯夔仲龍澄清四方協恭奮庸其將以知
興之所從嗚呼已矣徒悲烏烏之私未遂而列栢之

論思一臺伯夔仲龍澄清四方協恭奮庸其將以知
興之所從嗚呼已矣徒悲烏烏之私未遂而列栢之
蔭無逢矣

祭恭人文

嗚呼恭人惟性之樸惟德之基方其御窮豈達是期
貴有今日寧爾所知援而止之不譟不疑中含辯慧
自夫則狂無非無儀得以相忘嚴于寡姑俛焉下堂
懿斯象服允矣糟糠見一鍾於乳哺殆匪子而靡親
尸饗勸學孰百其身謂壺政莫大主噐而承家實在
後人巾櫛委媵託息茲倫亦既抱孫受福不那于以
効我為勞孔多代終有慶遑恤其他撫遺孤而對泣

奈蘊結之云何

自河南告太恭人文

隆慶三年閏六月十二日兒攀龍告母曰三十寡母
九齡之孤既即外傳擢第 王都京臺郡邸無弗與
俱匪朝匪夕是敷是愉自西振鐸爲孫孔旋起家于
浙爲婦告捐誰謂河廣力疾以遷誰謂天遠喘息判
然十年自廢菽水庭游尺書斗祿胡適與謀豈母之
溺徇孤則瘳未畢正伏溘焉首丘暴不及訣危不及
持母豈自意孤常是期母今安往藐孤在茲出則不
返返唯其輻亦云就養孤則不良詰旦東發視彼故
鄉我父迓之歸于其藏母也有孤是護是將謹告

返返唯其輜亦云就養孤則不良詰旦東發視彼故鄉我父迓之歸于其藏母也有孤是護是將謹告

辭太恭人

兒則無良曰母是怙自柩之東旅焉是主魂鬼所依亦唯環堵旣啓父壙叶吉載祖三孤具列永言爲懽爰致大誼以孚振古厥初生民兒則孔辰實始立慈終焉允仁未存者子未亡者身扼我者天競我者人于時九齡母倍者再季誕逾月仲癸且廢左提右携乳哺自愛中外嘖嘖幸母之貸于時母危如旒欲潰母今在茲徃將安在成說維何躬之不逮乃奉祖母鬻宅以遷舍館未定祖母載捐展轉五就是粥是饘

非不拮据溝壑朶焉季乃間出十載不旋伸惰以戇
如寄食然兒雅好游搦筆自賢母豈知兒可策而前
知匪所託大信以全藐焉諸生技僻而堅辟之行曷
挹彼流泉母豈不知置之自便筮仕就養視歷艱難
是甘菲惡奉有餘歡曰兒不第終饑且寒兒歸自西
三溝竒疾母亦浸衰勞之即逸駒也喪母造駒之室
百爾孫謀不如所質兒旣起家就養有日其不命車
顧孫多恤顧已念兒間以有孫豈無二弟不及其門
兒歸自浙亦閱涼溫寧加至性而老彌敦兒方自慶
所樂與存家有我母 國則至尊亦旣入 賀陟憲

中州板輿載駕色不可留無幾見汝亦又何求自春

所樂與存家有我母

國則至尊亦既入

賀陟憲

中州板輿載駕色不可留無幾見汝亦又何求自春
徂暑朝夕北堂弄孫之暇語必故鄉母卽暴注恬以
爲常兒愚匪意豈母所量相視一訣洞惟肺腸蓋云
累汝千里是將詰且之役將者告襄母所未亡母今
則亡

滄溟集卷之二十四

海江集

卷之三

三

Blank page with faint horizontal lines and a central circular seal.













